

儿童小说集



张天翼

儿童文学文集

ER TONG WEN XUE WEN JI

罗文应的故事

张天翼◎著

顾问 朱自强

主编 眉睫

张天翼 | 1906~1985



大师童书系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大师童书系列

张天翼

儿童文学文集

ER TONG WEN XUE WEN JI



罗文应的故事

张天翼 著

顾问：朱自强

主编：眉 睫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文应的故事/张天翼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0

(张天翼儿童文学文集/眉睫主编)

ISBN 978-7-305-15906-0

I. ①罗… II. ①张…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IV. ①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4905 号

出版发行 / 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 210093

出 版 人 / 金鑫荣

顾 问 / 朱自强

主 编 / 眉 睫

丛书策划 / 石 磊 项目统筹 / 游安良

丛 书 名 / 张天翼儿童文学文集

书 名 / 罗文应的故事

著 者 / 张天翼

责任编辑 / 史 娉 宋冬昱

编辑热线 / 025-83597572

特约编辑 / 方丽华 校对 / 岑 励

装帧设计 / 李 瑾 封面插画 / 李静潭

照 排 / 零 零 内文插画 / 龚静雅

印 刷 /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00mm×1000mm 1/16 印张/16.25 字数/166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305-15906-0

定 价 / 28.00 元

网 址 /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序

儿童文学：“现代”建构的一个观念

朱自强^①

儿童文学是什么？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追问，要比对“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追问更为普遍。在中国儿童文学界，对这一问题给出的定义有很多种。

儿童文学是根据教育儿童的需要，专为广大少年儿童创作或改编，适合他们阅读，能为少年儿童所理解和乐于接受的文学作品。

——蒋风著：《儿童文学概论》

儿童文学是专为儿童创作并适合他们阅读的、具有独特艺术性和丰富价值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称。

——方卫平主编：《儿童文学教程》

① 朱自强，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现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有《儿童文学概论》、《儿童文学的本质》、《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等。

对儿童文学最简明的界说是：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文学。

——吴其南主编：《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是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

——王泉根主编：《儿童文学教程》

应该说，上述四种儿童文学的定义都明白易懂，而且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对于儿童文学的理解。我自己也写过《儿童文学概论》一书，在写作过程中，我回避了给儿童文学下明白易懂的定义这一方式，而是提出了一个儿童文学成立的公式——“儿童文学=儿童×成人×文学”，想通过对这一公式的阐释，来回答“儿童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我在书中说——

我提出这个公式的前提是否定“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儿童+成人+文学”这两个公式。

在儿童文学的生成中，成人是否专门为儿童创作并不是使作品成为儿童文学的决定性因素（很多不是专为儿童创作的作品却成为儿童文学，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至为重要的是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建立双向、互动的关系，因此，我在这个公式中不用加法而用乘法，是要表达在儿童文学中“儿童”和“成人”之间不是相向而踞，可以分隔、孤立，没有交流、融合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成关系。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复杂性、艺术可能、艺术魅力正在这里。

这个公式里的“文学”，一经与“儿童”和“成人”相乘也不再是已有的一般文学，而变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即儿童文学。

在儿童文学的生成中，“儿童”、“成人”都是无法恒定的，具有无限可能的变量。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我提出的公式里，“儿童”、“成人”、“文学”的数值均至少等于或大于2，这样，它才有别于“儿童文学=儿童+成人+文学”这个公式，即它的结果至少不是6，而是8，如果“儿童”、“成人”、“文学”的数值是3，那就不是加法结果的9，而是乘法结果的27。可见“儿童”、“成人”的精神内涵越丰富，“相乘”之后的儿童文学的能量就越大。

一旦儿童和成人这两种存在，通过文学的形式，走向对话、交流、融合、互动，形成相互赠予的关系，儿童文学就会出现极有能量的艺术生成。

显而易见，我回避了用成人专为儿童创作、以儿童为读者对象、适合儿童阅读这样的尺度来衡量是不是儿童文学这种方式。原因在于，我认为这样的定义过于简单化、常识化，而一个关于儿童文学的定义应该具有理论的含量。所谓理论，即如乔纳森·卡勒所说：“一般说来，要称得上是一种理论，它必须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这还不够，它还应该包含一定的错综性，……一个理论必须不仅仅是一种推测；它不能一望即知；在诸多因素中，它涉及一种系统的错综关系；而且要证实或推翻它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认识儿童文学的本质，需要建立历史之维。考察某一事物（观念）的发生，有助于人们观察到、认识到这一事物（观念）的核心构成。

饶有意味的是,在儿童文学的发生这一问题上,我与提出上述四个定义的蒋风、方卫平、吴其南、王泉根四位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简而言之,这四位学者都认为,儿童文学在中国“古已有之”,而我则认为,在任何国家,儿童文学都没有“古代”,只有“现代”,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

王泉根认为:“中国的儿童文学确是‘古已有之’,有着悠久的传统”,并明确提出了“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古代的口头儿童文学”、“古代文人专为孩子们编写的书面儿童文学”的说法。

方卫平说:“……中华民族已经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儿童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作为一种具体的儿童文化现象,或隐或现,或消或长,一直是其中一个不可分离和忽视的组成部分。”

吴其南说:“古代没有自觉地为儿童创作的儿童文学,但绝不是没有可供儿童欣赏的儿童文学和准儿童文学作品。”

我反对上述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儿童文学史观,指出:“总之,西方社会也好,中国社会也好,如果没有童年概念的产生(或曰假设),儿童文学也是不会产生的。归根结底,儿童文学不是‘自在’的,而是‘自为’的,是人类通过‘儿童’的普遍假设,对儿童和自身的发展进行预设和‘自为’的文学。”“在人类的历史上,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在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儿童文学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与一般文学不同,

它没有古代而只有现代。如果说儿童文学有古代,就等于抹杀了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独特规律,这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这一观点的背后,暗含着将儿童文学当作“实体”的客观存在这一错误的认识。比如,方卫平认为儿童文学及其理论是可以以“自在”的方式存在的。他说:“在对中国古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探询中,我们不难发现,直到一百多年以前,中国儿童的精神境遇仍然是在传统观念的沉重挤压之下,中国儿童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仍然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从自在走向自觉,这是一个何等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吴其南则把儿童文学当成了“事实上的存在”。他说:“……没有自觉的‘童年’、‘儿童’、‘儿童文学’的观念,不等于完全没有‘童年’、‘儿童’、‘儿童文学’事实上的存在。”认为作为“事实上的存在”的儿童文学,可以脱离“‘儿童文学’的观念”而存在,这就犹如说,一块石头可以脱离人的关于“石头”的观念而存在一样,是把“儿童文学”当成了不以人的意志(观念)为转移的一个客观“实体”。

反思起来,我本人也曾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误入过将儿童文学当作“实体”来辨认的认识论误区。比如,王泉根说,晋人干宝的《搜神记》里的《李寄》是“中国古代儿童文学”中“最值得称道的著名童话”,“作品以不到400字的短小篇幅,生动刻绘了一个智斩蛇妖、为民除害的少年女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了她的聪颖、智慧、勇敢和善良的品质,令人难以忘怀”。我就来否认《李寄》是儿童文学作

品,说:“《李寄》在思想主题这一层面,与‘卧冰求鲤’、‘老莱娱亲’一类故事相比,其封建毒素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寄斩蛇’这个故事,如果是给成人研究者阅读的话,原汁原味的文本正可以为研究、了解古代社会的儿童观和伦理观提供佐证,但是,把这个故事写给现代社会的儿童,却必须在思想主题方面进行根本的改造。”

现在,我认识到通过判断某个时代是否具有客观存在的“实体”儿童文学作品,来证明某个时代存在或者不存在儿童文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存在客观存在的“实体”儿童文学作品,存在的只有儿童文学这一“观念”。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是由“现代”意识建构出来的。认识到这一问题,我写作了《“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一文,不再通过指认“实体”的儿童文学的存在,而是通过考证“观念”的儿童文学的发生,来否定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这一历史观。我借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借鉴布尔迪厄的“文学场”概念来研究这一问题,得出结论:“在古代社会,我们找不到‘儿童文学’这一概念的历史踪迹,那么,在哪个社会阶段可以找得到呢?如果对‘儿童文学’这一词语进行知识考古,会发现在词语上,‘儿童文学’是舶来品,其最初是通过‘童话’这一儿童文学的代名词,在清末由日本传入中国(我曾以“‘童话’词源考”为题,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作过考证),然后才由周作人在民初以‘儿童之文学’(《童话研究》1912年),在‘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以‘儿童文学’(《儿童的文学》1920年)将儿童文学这一理念确立起来。也就是说,作为‘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儿童文

学这一‘知识’，是在从古代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代产生、发展起来的。”我在《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一书中，更具体地指出：“在中国，第一次使用‘儿童文学’这一词语（概念）的是周作人。在周作人的著述中，‘儿童文学’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大致是，于1908年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提出‘奇觚之谈’（即德语的‘Märchen’，今通译为‘童话’），将其与‘童稚教育’联系在一起，随后于1912年写作《童话研究》，提出了‘儿童之文学’（虽然孙毓修于1909年发表的《〈童话〉序》一文，出现了‘童话’、‘儿童小说’这样的表述，但是，‘儿童之文学’的说法仍然是一个进步），八年以后，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提出了‘儿童文学’这一词语。”

近年来，我在思考、批判儿童文学学术界的几位学者反“本质论”及其造成的不良学术后果时，借鉴实用主义哲学的真理观，提出了“走向建构主义的本质论”这一理论主张。耐人寻味的是，反“本质论”者声称运用的是后现代理论，而我的这一批判，同样是得益于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理论。

后现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真理不能存在那里，不能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因为语句不能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不能存在那里。世界存在那里，但对世界的描述则否。只有对世界的描述才可能有真或假，世界独自来看——不助以人类的描述活动——不可能有真或假。”“真理，和世界一样，存在那里——这个主意是一个旧时代的遗物。”罗蒂不是说，真理不存在，而是说真理

不是一个“实体”，不能像客观世界一样“存在那里”，真理只能存在于“对世界的描述”之中。正是“对世界的描述”，存在着真理和谬误。

儿童文学就是“对世界的描述”。每个人的儿童文学观念所表达的“对世界的描述”都会有所不同。在这有所不同之中，就存在着“真理”与“谬误”之分。比如，如果将儿童文学看作是一种观念，我在前面介绍的关于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不同观点之间，就会出现“真理”与“谬误”的区别。

还应该认识到，在儿童文学“对世界的描述”的话语中，也存在着创造“真理”（观念）和陈述“世界”（事实）这两种语言。创造“真理”的语言是主观的，可是陈述“世界”（事实）的语言具有客观性，也就是说，儿童文学言说者对主观的观念可以创造（建构），但是，对客观的事实却不能创造（建构），而只能发现（陈述）。

比如，周作人有没有接受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并把它转述为儿童本位论，这不是“真理”，有待研究者去“创造”（“制造”），而是“世界”即客观存在的事实。正是这个事实，有待研究者去“发现”。“发现”就要有行动、有过程，最为重要的是要有证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必须有美洲大陆这个“世界”“存在那里”。同样道理，研究者如果发现周作人接受了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并把它转述为儿童本位论，必须有“事实”（“世界”）“存在那里”。这个“事实”就存在于那个时代的历史文献资料之中。

作品是以什么性质和形式存在，是一个观念中的形态，是作家的文本预设与读者的接受和建构共同“对话”、商谈的结果。如果

一部(一篇)作品被某人认定为儿童文学作品,那一定是那部(那篇)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形式与某人的儿童文学观念发生了契合。儿童文学的观念不同,就会划分出不同的儿童文学版图。

作为“大师童书系列”(中国儿童文学大师全集书系)的序文,我花了如此多的篇幅谈论儿童文学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现代”思想意识建构的一个观念,为的就是避免陷入这套书系所选作品是不是“实体”的儿童文学这一认识论的误区,进而认识到该书系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我感到,这套“大师童书系列”的出版,对于以往儿童文学史话语中的“儿童文学”概念,做出了内涵和外延上的拓展,主编眉睫是依据自己的儿童文学观念,衡量、筛选作品,并进行适当的分类,建构出了这样一个大师级别的儿童文学世界。如果由另一位儿童文学学者来编选此类书系,所呈现的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面貌。从眉睫的选文来看,这套书系运用的是一个更为宽泛的“儿童文学”概念——可以给儿童阅读的文学。这一选文思路,不仅对于儿童文学理论、史论研究者具有启发意义,而且会给儿童读者呈现出一片具有广阔性和纵深度的阅读风景。

我由衷地祝贺“中国儿童文学大师全集书系”的面世!

2015年4月16日

于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

目 录



大来喜全传 · 1

回 家 · 18

奇怪的地方 · 146

把爸爸组织起来 · 204

去看电影 · 216

罗文应的故事 · 223

他们和我们 · 235

大来喜全传

楔子

有一位王老婆婆去看一位李太太。王老婆婆摸摸李太太的小儿子，欢喜得直叫：

“这个小宝贝真漂亮。都亏你那个奶妈漂亮呀。”

李太太不明白她的话，问道：

“什么，都亏我的奶妈漂亮？这是什么意思？”

“唷，你不明白！小孩子吃哪个的奶，就像哪个。”

李太太不相信：

“哪有这个事，那么吃牛奶呢？——就像牛么？”

王老婆婆也嗤的一声笑了起来。后来又说：

“这个道理对不对，我倒不晓得。说不定是不对。不过我倒想起了一个故事，就是吃奶吃出来的故事。”



李太太高兴得了不得：

“不管它，不管它！你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吧。”

这下面就是王老婆婆说的故事。

1. 贫乳症

从前有一个村子，住了七八十户人家。有一年，忽然村子里张三着起慌来，叫道：

“啊呀！我的老婆今天忽然没有奶了！小孩子哭得什么似的，只是吃不到一口奶。”

第二天，李四嫂也着了急，小声儿告诉李四：

“我奶子瘪掉了。你看这小鬼哭得多凶。这小鬼快饿死了。”

李四说：“给他吃牛奶吧。慢着，我去挤点牛奶来。”

李四去了一顿饭工夫，苦着脸走回来，摇着头叽咕：

“见他娘的鬼！牛也没有奶！”

第三天，村子里带奶的嫂子们都没有奶。小孩子哇哇地直哭。牛也没有奶。有个老头儿出了一个主意：

“唉，你们这批年轻人真是毛手毛脚。你们怎么不去挤挤羊奶呢？还有，马奶也行呀。”

大家七手八脚去挤羊奶，挤马奶。挤了半天，说道：

“屁也没有！”

有一位城里的郎中先生，却笑嘻嘻地说：

“唉，这是病呀，应当请教我呀。我看病便宜得很：门诊大洋 10

元，出诊 50 元，路远加倍。”

村子里只有非三娘子还有几个钱，她就跑去看那位郎中先生。郎中先生看看她舌子，把把脉，慢吞吞说道：

“你这个脉，左关旺，右关弱。男左女右，男阳女阴，是阳气太盛之故。奶子是水，没有奶是水不足，只有金能生水。现在我告诉你一个秘方，你拿你丈夫的脏手巾，包一个金戒指，煮汤吃。包你有奶。三天无效，你来找我！”

非三娘子照方子吃了十几天，直是打恶心，奶子可还是没有。她又去找那位郎中先生：

“你这个郎中放的什么屁！我吃十几天，怎么还是没一点效果？”

郎中先生还是说得慢吞吞的：

“我原先就说过，‘三天无效，你来找我’。我当然要留下次生意呀。你先把 10 块钱门诊费交给我吧。”

郎中先生这里看不好，只好去请教一位外国大夫。那位大夫吓了一跳：

“哦？有这个病？我倒从来没见过。让我查查书看。”

外国大夫翻了三天三夜洋书，只是搔头：

“查不出。我想这个病可以叫作‘贫乳症’。你叫她们静养，吃鸡蛋，喝牛肉汁，每天打门票到公园去散步，或者会好的。”

还是没有办法。

这时候有一位明大婶，正有了喜。明大婶跟明大叔一天到晚苦着个脸，商量不出一个办法。



“怎么办呢？我们好不容易到了50岁才巴望到一个儿女，难道让这小家伙活活饿死么？”

有一天忽然李四嫂欢天喜地到明大婶家来，快活得直叫：

“明大婶，不要怕，不要怕！还有救星哩。你看，你看！别人都没有奶，狗倒有奶哩。拿狗奶喂孩子也一样的呀。”

明大叔是个种田的，租了一位王爷的20亩田过日子。家里少不得要弄一条狗。明大叔跟明大婶一听说，赶紧跑出去一看：哈，真的！那几条小狗正蹲在那条母狗肚子底下，吃得怪快活。还哼儿哼儿的哩。

村子里有一位先生，他是办“公共卫生”那种公事的。他对大家说：

“狗奶本来不卫生，不过现在没有法子。你们要喂狗奶，一定要拣好狗喂。要聪明，要听话，要知道好歹，这种狗的奶才可以用。因为好奶妈会教出好孩子来。你们要是拿家里的脏狗来喂孩子，那查出来就请你吃官司。”

明大叔听了这番话，回来跟明大婶商量道：

“狗是王爷的狗顶好。王爷府上的一个厨子是我的朋友，我可以拜托他。我们孩子一养下来，就拿到王爷府上让狗去喂，好不好？”

明大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后来孩子一生下来，明大叔就把他抱到王爷那里找朋友去了。那个朋友叫作阿里。阿里说：

“请放心好了。这里有一条顶出色的狗，叫作来喜，又漂亮，又结实，我把这个小孩子……哦，不错，你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叫